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五

明 李清 撰

北史七十九

楊 汪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

隋書曰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

宇文氏

自高祖至祖三世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
上柱國大宗伯述少駘銳便弓馬年十一有相者謂曰
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
拜開府述性謹密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
親信及武帝親總萬幾召為左宮伯累爵濮陽郡公尉
遲迎起義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迎將李儀
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遲迥於永平橋以功

隋書曰述先鋒陷陣俘馘甚衆

起拜上柱國爵褒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
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濟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趣丹
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故梁宗室蕭歡蕭
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
公燕榮以身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

隋書曰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嶽并軍合勢立
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獻自義興入太

湖謀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歙大破之前軍復
陷吳州歙以餘衆保包山燕榮又破之述進至奉公
埭巖君範以會稽請降面縛路左

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晉王廣鎮揚州甚善
於述奏為壽州總管王陰有奪宗志請計於述述曰皇
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與內宮
咸所鍾愛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揚素耳移
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

愚按此舉也首為煬帝謀奪嫡者述而他日弑煬帝於江都者即述子化及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夫

王大悅多賚金寶資述入闕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酣暢博戲每陽不勝盡輸所將金寶約得之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物不可勝計及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

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
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
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
弊歌稜攻敗吐父渾其部攜散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
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
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曼頭城又至赤水城皆
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護其王公尚書
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

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
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
朝政述時貴委任與威等而親愛過之帝所得得遠方
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
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又有巧思凡所裝
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帝彌悅焉言無
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
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

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強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

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聞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且請于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

革命記曰述至平壤城頭即樹降幡約至五日檢錄簿籍圖書開門待命及期過五日述頗促之竟無報

答但云船糧已敗却迴矣公令更何待乃揚旌拒守
分兵據險要述知被欺即卷甲歸每日常設方陣行
四面俱受敵殺傷既衆糧食又盡

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
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
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人百人帝怒除其名明
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
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

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圍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

隋書曰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

斬其首傳行在所

資治通鑑曰玄感黨與破擒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痛疾不為重法無以戒將來帝曰聽公所為述乃

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玄感弟積善與韋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望免死帝曰梟類耳更其姓梟氏

復從東征至德遠而還突厥圍鴈門帝大懼述請帝潰圍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

請便道向洛陽自潼入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
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篤中使相望于第問
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下一降臨臣帝遣司宮魏氏謂曰
公危篤朕憚相煩動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
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聖策臣
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
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泣然曰述憶我耶
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卒帝為廢朝贈司徒尚

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
恭詔恭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初雲定
興女為故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
得昭訓明珠絡惟私以賂述數共交游定興每逢良節
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午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
興為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輕薄者率
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
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褊耳人又學之名為許

公相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
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
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並
合上心所以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存耳定興曰此
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
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
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
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為佳述奏

並定興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

愚按王世充篡東隋以定興為太尉又先與段達同逼東恭帝遜位者亦定興也何以不載

又有趙行樞者本大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云述子化及另見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後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汪少凶疎與人羣閑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翼王侍讀王甚重之每

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都上士隋文作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歷秦州總管府長史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服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時號稱職未

幾坐事免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贖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弘策以狀奏帝疑之出汪為梁郡通守後帝

崩王世充推東恭帝為主徵拜尚部尚書頗見親委及
世充僭號汪復用事唐威世充以黨誅

李雄

隋書作李子雄

勃海蔣人父棠名列誠義傳

隋書曰父桃枝東平太守與此不同

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
隋文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迴拜上開府代陳之役以

功進大將軍歷林江二州刺史皆有能名後坐事免漢
王諒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
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燕
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
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
雄伏甲擒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
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
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

者曰此古弁遺象也大國君子乃不識雄曰國中無禮
求諸曰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
雄失辭劾之竟坐免俄復職徒幸江都帝以伏衛不整
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
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
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揚玄感反
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止歸玄感玄
感每與計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資治通鑑曰劉蘭成北海人舉明經初北海賊帥蔡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蘭成糾合城中饒健百餘襲擊之城中見兵繼進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蘭成得衆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衆不忍殺但奪其兵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譟欲

奉為主固辭乃以為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
蘭成簡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
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為百餘積二十里又留二十人
各執大於五六里又留三十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
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
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
煙塵皆出樵收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
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收者而

去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伏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已城中知蘭成前衆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城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公

順衆少大懼蘭成為公順畫策曰君相今去此尚遠
必不為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將驍
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
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蘭
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詐為抄者伺間而行得
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入負擔巡營知其
虛實得其更號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
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

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
還由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公順以衆附附
之密敗乃降唐 劉蘭成生不過時猶歷歷吐竒錄
之以見草澤有人噫君相不明何辭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可亦可君所不
亦不無所是非黜黜苟容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
固丘明所深恥也且房陵諸子何罪一傳而烏獲肆毒
自取誅夷天道哉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李

雄斯言為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八

北史八十

目錄總題

語曰孝為百行之首故予不循北史次第獨首孝忠孝
一理誰云節義次者謂次猶並若烈女之為烈也忠孝
於馬寓矣况婦道主隨隨斯二者可也儒林出而大本

立矣故次文苑次循吏次隱逸與藝術外戚出而倖竇
啓矣故次恩倖次官宦次酷吏與姦惡然則姦惡之不
可為也甚乎除僭偽四夷無涉外其去逆賊也僅一間

孝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亮明

吳忠遠

崔承宗

王績生

李顯達

倉政

張昇

王崇

郭文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薛潘

見別傳
今改入

王頌

楊慶

田翼

細因

劉士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題孝行

舊題

孝之為道至矣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四海則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諸侯卿大夫行之國家則長守祿匹夫匹婦行之間閭則揚休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然淳源既

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縮銀黃列鐘鼎
立於朝廷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內非
一家也愛敬之道或未能備哀思之節罕得其中斯詩
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力
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
通鳥獸斯益希矣至如暹牀扇枕灌樹負土苟或加人
咸為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
心如今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

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多古之所謂難者可易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于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肱之力成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種馬跡干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魏書列趙玖長孫慮乞伏生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崔承宗王績生李顯達倉跋

張恭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
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
懋薛濂王頌田翼楊慶郭世紐因劉士儁儁郎方貴翟
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
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餘並從此編
緝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死
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

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兄弟五人並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詔特恕其父死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忠謹密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中氏宋太子

左率申坦兄女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肅肅播罵切
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寧國侯爵遷左中
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
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舉親自扶接申欣然
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卒

孫益德樂安人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
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
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減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家樹其純孝詔別敕孝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少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
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
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
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
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
和尊卑諧穆安貧安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
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
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

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兄弟三人並幼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殞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

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
稱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
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晝夜不止
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
已下三世九喪傾資業不假于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
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崔承宗齊州人父先仕宋在漢中母喪因殯焉後青徐
歸魏遂隔絕承宗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

郎孫惠蔚聞之曰吾于斯人見廉范之情矣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人縣人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鬚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墓側哭不絕聲殆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詔表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兄弟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

二親為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鬚墮落未
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
小鳥素質黑眸形大于雀棲崇廬不去母喪闋復丁父
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
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
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室前生草
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
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

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為太平縣令年逾七十父母喪亡
文恭追慕罔極乃居祖極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
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哀歎尚書聞奏
標其門閭

齊書無孝行子考顏氏家訓曰殷基不知何許人父
外臣博達之士基母亡時與弟諶俱已成立及外臣
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

莫忍仰視王氏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日求退便以禮
遣之

荆可河東猗氏人性質朴容止異人能苦身勤力供養
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
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葵母後遂廬墓側晝夜悲哭負
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可家舊塋域極大榛
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
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上言魏文帝

今州縣表異之

魏文帝本史作周文上有天子遽推權相此周人之
言耳今正之

服終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之
與可言論時會護意而護亦至孝母閻氏沒齊不測存
亡每見可自傷久乘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
其純孝收可妻子于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祖白父種皆有至性聞於閻里魏太

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薨郟城郡守族性至孝
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
母在恒割哀慰母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
友愛閨門中怡怡如也尋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
菜而已終喪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邑人王元
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
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明嘉之

北史誤以周明為周文今改正以下有詔字故改

下詔褒美贈滄州刺史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褐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和齊文襄輔政降書褒獎云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托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竟歸鄉里侍父疾不入朝父喪沉

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致辟禕稱疾不動子璠玘璞
瑗瓚並有志節為世所稱 愚按北史無禕傳惟北
齊書有之觀禕不赴高澄書辟安知非忽其專政
君而一心事魏者忠臣也今姑從其事有實據者列
之孝行篇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世寒微少喪父事母以孝
聞後遭母喪乃廬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禕窟
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積積數歲

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
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
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
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
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營佛齋郡縣表土其狀
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祖成假平人郡守父延儁仕
州郡並以純至稱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又精釋

典年六歲其祖曾以其酷熱欲携元浴於井元固不從
祖謂元耽戲以杖擊其首曰汝何不浴元曰衣以覆藜
元不能褻露其形于白日耳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
子熟多落元園諸小兒競取食之獨元所得悉送還其
主村陌有犬子為人所棄元收養之其叔怒曰何用此
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為
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叔感
其言遂許之未幾大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

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經禮拜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言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還明以元代聞如此者七日夜夢一老翁以金銳療其祖目

周書載夢中人謂元曰勿憂三日後汝祖目必差元喜躍遂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祖沒號

踴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縣
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詔表門閭

薛濬字道頤河東汾陰人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
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
侍郎文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
味後母疾濬親其憂悴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
監護其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
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為

傷痛州里賙助一無無受尋起令視事帝見毀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謀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謀書曰吾幼丁艱酷窮游幼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從師就業砥行礪心因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速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

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
用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
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豈
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適已有書冀得
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
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勉之書成而絕有司以聞帝為
雪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濟初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
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

歸大憂悴母問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死之日家無餘財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儆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梁孝元為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

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隋開皇
初以平蠻功加開府獻取陳策帝異之召見言畢歔歔
帝為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
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戰悲感嗚咽其夜夢
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
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中壯士問曰即君
滅陳灶稷讐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為霸先早死不得
手及之邪請發其邛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

額陳謝額盡流血答曰霸先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
及其屍更至明朝事恐彰露諸人請具鋤助於是夜發
其陵見陳武鬚皆不落其本皆從骨出頌遂焚骨取灰
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廣表其狀文帝曰朕以
義平陳王頌所為孝義何忍罪之舍不問有司錄其戰
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
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
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祖玄父剛並以孝名慶美容止性
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
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
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
門間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
同三司板授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養母以孝聞後母卧疾歲餘翼親為
燥濕母食亦食母不食亦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

謂中毒親嘗穢惡母終翼慟絕妻亦不勝哀而絕鄉人
共厚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
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大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
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亦悲鳴時人異之周
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
孝友喪父復廬墓側負土成墳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
茂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歎

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丁母憂絕而復蘇者數矣勺水不入口
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
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事親孝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
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
業初母母俱終哀毀殆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
不衣繒絮唯單單衣家有烏犬隨普林在墓每至哀臨

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雀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母疾秋容貌毀悴鬚鬢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前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往

來廬之左右咸相誠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宗族數十家多豪侈唯孝肅儉約事親
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
為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
狀於母乃覓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
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
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
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甘負土成墳廬

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孝肅弟德備通
涉五經河朔間稱為儒者及終子處默又廬墓側奕世
稱孝

冥報記曰隋大業中河河南婦人事姑不孝姑兩目
皆盲婦以虹蚓為羹食之姑怪其味藏一團示兒兒
號泣將錄婦送縣而雷雨暴作失婦忽見自空墮地
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犬自言云因不孝為天
所罰夫斥去之後乞食於途不知所在 愚案前所

錄孝行甘勸也特附此於後以示懲云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勵所得並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云孝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六